

乎周孔自偶不信仙道日月有所不照聖人有所不知其可以聖人所不爲便云天下無仙是責三光不照覆盆之內也

極言

或問曰古之仙人者皆由學以得之將特稟異氣耶抱朴子答曰是何言歟彼莫不負笈隨師積其功勤蒙霜冒險櫛風沐雨而躬親灑掃契闊勞藝始見之以信行終被試以危困性篤行真心無怨貳乃得升堂以入於室或有怠厭而中止或有怨恚而造退或有誘於榮利而還修流俗之事或有敗於邪說而失其淡泊之志或朝爲而夕欲其成或坐修而立望其効若夫覩財色而心不戰聞俗言而志不沮者萬夫之中有一人爲多矣

道藏輯要

抱朴子

卷

虛集九

故爲者如牛毛獲者如麟角也夫設弓弩者効力於發箭涉大川者保全於旣濟井不達泉則猶不掘也一步未至則猶不往也修塗之累非移晷所臻凌霄之高非一簣之積然升峻者患於垂上而力不足爲道者病於方成而志不遂千倉萬箱非一耕所得千尺之木非旬日而長不測之淵起於汀澗陶朱之資必積百千若乃人退已進陰子所以窮至道也敬卒若始羨門所以致雲龍也我志誠堅彼何人哉抱朴子曰俗民旣不能生而務所以煞生夫有盡之物不能給無已之耗江河之流不能盈無底之器也凡人利入少而費用多者猶不供也况無錙銖之來而有千百之往乎人無少長莫不有疾但輕重言之耳

而受氣各有多少多者其盡遲少者其竭速其知道者補而救之必先復故然後方求量表之益若令服食旬日則肉飛骨騰導引改朔則羽翮參差則世間無不信道之民也患乎升勺之利未堅而鐘石之費相尋根荑之據未極而冰霜之毒交攻不知過之在已而反云道之無益故捐丸散而罷吐納矣故曰非長生難也聞道難也非聞道難也行之難也非行之難也終之難也良匠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必巧也明師能授人方書不能使人必爲也夫修之猶如播穀也成之猶收穀也厥田雖沃水澤雖美而爲之失天時耕鋤又不知登稼被壟不穫不刈頃畝雖多猶無穫也凡夫不徒不知益之爲益也又不知損之爲

道藏輯要

抱朴子

三

虛集九

損也夫損易知而速焉益難知而遲焉人尙不悟其易安能識其難哉夫損之者如燈火之消脂莫之見也而忽盡矣益之者如苗禾之播殖莫之覺也而忽茂矣故治身養性務謹其細不可以小益爲不足而不修不可以小損爲無傷而不防凡聚小所以就大積一所以至億也若能愛之於微成之於著則幾乎知道矣或問曰古者豈有無所施行而偶自長生者乎抱朴子答曰無也或隨名師積功累勤便得賜以合成之藥或受祕方自行治作事不接於世言不累於俗而記者者止存其姓名而不能具知其所以得仙者故闕如也昔黃帝生而能言役使百靈可謂天授自然之體者也猶復不能端坐而得道故陟王屋

而授丹經到鼎湖而飛流珠登崆峒而問廣成之具茨而事大
隗適東岱而奉中黃入金谷而諮滑子論道養則資玄素二女
精推步則訪山稽力牧講占候則詢風后著脈診則受雷岐審
攻戰則納五音之策窮神奸則記白澤之辭相地理則書青鳥
之說救傷殘則綴金冶之術故能畢該祕要窮道盡真遂乘龍
以高躋與天地乎罔極也然按神仙經皆云黃帝及老子奉事
太乙元君以受要訣況乎不逮彼二君者安有自得他度世者
乎未之聞也或曰黃帝審仙者橋山之塚又何爲乎拘朴子答
曰按荆山經及龍首記皆云黃帝服神丹之後龍來迎之羣臣
追慕無所措思或取其几杖立廟而祭之或取其衣冠葬而守
道藏輯要

抱朴子

齒

虛集九
X X X

之列仙傳云黃帝自擇亡日七十日去七十日還葬於喬山山

陵一作後忽崩墓空無尸但劍舄在焉此諸說雖異要於爲仙也

言黃帝仙者見於道書及百家之說者甚多而儒家不肯長奇

怪開異塗務於禮教而神仙之事不可以訓俗故云其死以杜

民心耳朱巴變巴于公有功惠於民百姓皆生爲之立廟祠又

古者盛德之人身去之後臣子刊其勳績於不朽之器而今世

君長遷轉吏民思戀而樹德頌之碑者往往有焉此亦黃帝有

廟墓之類也豈足以證其必死哉或人問曰彭祖八百安期三

千斯壽之過人矣若果有不死之道彼何不遂仙乎豈非稟命

受氣自有修短而被偶得其多理不可延故不免於隳隕哉抱

朴子答曰按彭祖經云其自帝嚳佐堯歷夏至殷爲大夫殷王
遺紵女從房中之術行之有效欲殺彭祖以絕其道彭祖覺焉
而逃去去時年七八百餘非爲死也黃石一作山公記云彭祖去
後七十餘年門人於流沙之西見之非死明矣又彭祖之弟子
青衣烏公黑穴公秀眉公白兔公子離婁公太足君高邱子不
肯來七八人皆歷數百歲在殷而各仙去况彭祖何肯死哉又
劉向所記列仙傳亦言彭祖是仙人也又安期先生者賣藥於
海邊瑯琊人傳世見之計已千年秦始皇請與語三日三夜其
言高其旨遠博而方證始皇異之乃賜之金璧可直數千萬安
期受而置之於阜鄉亭以赤玉烏一量爲報留書曰復數千載

道藏輯要

抱朴子

卷

虛集九
X文1

求我於蓬萊山如此是爲見始皇時已千歲矣非爲死也又始
皇剛暴而驚狼量是天下之不應信神仙者又不中以不然之
言答對之者也至於問安期以長生之事安期答之允當始皇
惺悟信世間之必有仙道旣厚惠遺又甘心欲學不死之事但
自無明師也而爲盧敖徐福輩所欺弄故不能得耳向使安期
生所言無據三日三夜之中足以窮屈則始皇必將烹煮屠戮
不免鼎俎之禍其厚惠安可得乎或問曰世有服食藥物行氣
導引不免死者何也抱朴子答曰不得金丹但服草木之藥及
修小術者可以延年遲死耳不得仙也或但知服草藥而不知
還年誤作房中之要術則終無久生之理也或不曉帶神符行禁戒

思身神守真一則止可內令疾不起風濕不犯耳若卒有惡鬼
強邪山精水毒害之則便死也或不得入山之法令山神爲之
作禍則妖鬼試之猛獸傷之溪毒繫之蛇蝮螫之致多死事非
一條也或修道晚暮而先自損傷已深難可補復補復之益未
得根據而疾隨復作所以尅伐之事亦何緣得長生哉或年者
爲道而得仙者或年少爲道而不成者何哉彼雖年老而受氣
本多受氣本多則傷淺傷淺則易救易救故得成仙也此雖年
少而受氣本少受氣本少則傷深傷深則難救難救故不成仙
也夫木槿楊柳斷殖之更生倒之亦生橫之亦生生之易者莫
過斯木也然埋之旣淺又未得久乍刻乍剝或搖或拔雖墜以
膏壤浸以春澤猶不免於枯瘁者以其根莖不固不暇吐其萌
芽津液不得遂結其生氣也人生之爲體易傷難養方之二木
不及遠矣而所以攻毀之者過於刻剝劇乎搖拔也培之者鮮
壞之者眾死其宜也夫吐故納新者因氣以長氣而氣大衰者
則難長也服食藥物者因血以益血而血垂竭者則難益也夫
奔馳而喘逆或欬或瀕用方役體汲汲短乏者氣損之候也面
無光色皮膚枯腊唇焦脈白腠理萎瘁者血滅之證也二證旣
衰於外則靈根亦彫於中矣如此則不得上藥不能救也凡爲
道而不成營生而得死者其人非不有氣血也然身中之所以
爲氣爲血者根源已喪但餘其枝流也譬猶入水之燼火滅而

煙不卽息旣斷之木柯葉猶生二者非不有煙非不有葉而其所以爲煙爲葉者已先亡矣世人以覺病之日始爲已病以絕氣之日爲身喪之候也唯恐風冷與暑濕不知風冷暑濕不能侵壯實之人也但患體虛氣少者不能堪之故爲所中耳何以較之設有數人年紀老壯旣同服食厚薄又等俱造沙漠之地並冒嚴寒之夜素雪墮於上玄冰結於下寒風摧條而宵駭欬唾凝珠於唇吻則其中將有獨中冷者而不必盡病也非冷氣之有偏人體有不耐者耳故俱食一物或獨以結病者非此物之有偏毒也鈞器齊飲而或醒或醉者非酒勢之有彼此也同冒炎暑而或獨以暍死者非天熱之有公私也齊服一藥而或

道藏輯要

抱朴子

卷

虛集九
又文川

年服陰丹以補腦采玉液於長谷者不服藥物亦不失三百歲也但不得仙耳而不得其術者古人方之於冰盃之盛湯羽苞之蓄火也且又才所不逮而困思之傷也力所不勝而強舉之傷也悲哀憔悴傷也喜樂過差傷也汲汲所欲傷也久談言笑傷也寢息失時傷也挽弓引弩傷也沉醉嘔吐傷也飽食卽臥傷也跳走之喘傷也歡呼哭泣傷也陰陽不交傷也積傷至盡則早亡早亡非道也是以養生之方唾不卽遠行不疾步耳不極聽目不久視坐不至久臥不及疲先寒而衣先熱而解不欲極饑而食食不過飽不欲極渴而飲飲不過多凡食過則結積聚飲過則成痰癖不欲甚勞甚逸不欲起晚不欲汗流不欲多

道藏輯要

抱朴子

矣

虛集九
又文川

睡不欲奔車走馬不欲極目遠望不欲多啖生冷不欲飲酒當風不欲數數沐浴不欲廣志遠願不欲規造異巧冬不欲極寒夏不欲窮涼不欲臥星下不眠中見肩大寒大熱大風大霧皆不欲冒之五味入口不欲偏多故酸多傷脾苦多傷肺辣多傷肝鹹多則傷心甘多則傷腎此五行自然之理也凡言傷者亦不便覺也謂久則壽損耳是以善攝生者臥起有四時之早晚興居有至和之常制調和筋骨有偃仰之方杜疾閑邪有吞吐之術流行榮衛有補瀉之法節宣勞逸有與奪之要忍怒以全陰氣抑喜以養陽氣然後先將服草木以救虧缺後服金丹以定無窮長生之理盡於此矣若有欲決意任懷自謂達識知命

不泥異端極情肆力不營久生者聞此言也雖風之過耳電之經目不足喻也雖身枯於流連之中氣絕於紈綺之間而甘心焉亦安可告之以養生之事哉不惟不納乃謂妖訛也而望彼信之所謂以明鑑貽矇瞽以絲竹娛聾夫也

勤求

抱朴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好物者也是以道家之所至祕而重者莫過乎長生之方也故歃血誓盟乃傳傳非其人戒在天罰先師不敢以輕行授人須人求之至勤者猶當揀選至情者乃教之況乎不好不求求之不篤者安可自銜沽以告之哉其受命不應仙者雖曰見仙人成羣在世猶必謂彼自異種人

道藏輯要

抱朴子

堯

虛集九

天下別有此物或呼爲鬼魅之變化或云偶值於自然其有肯謂修爲之所得哉苟所不信雖令赤松王喬言提其耳亦當指以爲妖訛然時頗有識信者復患於不能勤求明師夫曉至要得眞道者誠自甚稀非倉卒可值也然知之者但謂少耳亦未嘗絕於世也由求之者不廣不篤有仙命者要自當與之相值也然求而不得者有矣未有不求而得者也世間自有奸僞圖錢之子而竊道士之號者不可勝數也然此等復不肯謂挺無所知也皆復粗開頭角或妄沽名加之以伏邪飾僞而好事之徒不識其眞僞者徒多之進問自取誑惑而拘制之不令得行廣尋奇士異人而告之曰道盡於此矣以誤於有志者之不少